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著作精品译丛
Translation Series of Selected Foreign Military Works,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THE SLING AND THE STONE:
ON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弹弓与石子

——论21世纪的战争

[美] 托马斯·哈默斯 著
阎卫平 等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著作精品译丛

版权所限
内部使用

弹弓与石子

——论 21 世纪的战争

[美] 托马斯·哈默斯 著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阎卫平 等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2 号

书 名：弹弓与石子——论 21 世纪的战争

作 者：[美] 托马斯·哈默斯

译 者：阎卫平 等

责任编辑：李鹏青

封面设计：倪春昊

字 数：245 千字

开 本：1000 毫米 × 1400 毫米 B5

印 张：7.5

印 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外国军事著作精品译丛》

课题组长：姚云竹

课题组成员：聂送来 樊高月 王春生
万 伟 江新风 陈建民
于淑杰 杨 光

本书审校：姚云竹

本书翻译：阎卫平 赵蔚彬

出版说明

为洞察世界军事发展趋势重大变化,把握国际上战略思维的最新动态,为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组织翻译了《外国军事著作精品译丛》。译丛在选取时注意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代表性,突出新理论引发争议、启迪思想的前瞻性,注重名人名著的权威效应和影响力,为强调时效性,主要选择了近年出版的10本最新理论著作。本次先期出版其中8本,包括《战争的新面貌——如何进行21世纪的战争》、《寻找目标——美国军事政策的转型》、《科学·战略·战争——约翰·博伊德的战略理论》、《军事战略新论》、《弹弓与石子——论21世纪的战争》、《波托马克河畔的胜利——〈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统一五角大楼》、《2100年展望——21世纪的战略》和《日本战略思想荟萃》。余下的《当代威慑论》和《俄罗斯战略理论新视野——俄学者关于21世纪初俄安全与军事战略的争鸣与思考》将在后续出版计划中推出。该译丛有助于军内外广大读者了解世界军事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也可为我军军事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借鉴。

为使读者了解外军理论界真实动态,我们未对其中一些有失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进行技术处理,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外国军事著作精品译丛》课题组

2009年10月

译者序

据《圣经》旧约〈撒母耳记〉记载，腓力士的巨人，将军歌利亚带兵进攻以色列，歌利亚是腓力士的第一勇士，身材高大，虎背熊腰，满脸横肉，胳膊比普通人的腿还粗，站在那儿就像一座铁塔似的，走起路来，大地都跟着颤抖。歌利亚连斩对方几员大将后，以色列军队便无人再敢应战。歌利亚在阵前连续叫骂40天，对方无人出阵。一个名叫大卫的以色列牧羊少年正好到军营为哥哥送食物，见此情况就毛遂自荐迎战巨人歌利亚。众人都笑他因无知而无畏，大卫却拿着一把男孩子常玩儿的弹弓，在河边捡了5粒石子，走到阵前。歌利亚见迎战的竟是一个小小的牧童，感到受到轻视，未戴头盔就冲了过来。大卫不慌不忙地将石子搭在弹弓上，一弹便击中了歌利亚的眉心，巨人倒地后再也没有起来。大卫上前用歌利亚的剑割下了他的头颅，以色列大获全胜。若干年后，大卫统一了以色列，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大卫王。

《弹弓与石子——论21世纪的战争》(The Sling and the Stone: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引用《圣经》中这个典故作为书名，意在强调第四代战争将是弱者利用不对称优势，专门打击超强敌人的致命弱点，从而赢得胜利的战争形态。本书作者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托马斯·海默斯(Thomas X Hammes)，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一直在海军陆战队步兵部队和情报部门工作，曾在美国各种防务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并在美三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授课。他是伊拉克战争后，率先提出并讨论“第四代战争”的美国军事理论家之一；他的这部著作，也是系统研究“第四代战争”的首批军事著作之一。

作者接受了一些历史学家将现代战争划分为四代的做法，认为现代战争在过去数百年间已经完成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从第二代

到第三代的转变,现正经历从第三代到第四代的过渡。推动战争从一代向另一代演进的动力,有军事的,更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上的。军队之所以能够运用先进的战术,是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率先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代现代战争是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以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出现的,体现在横队和纵队作战战术上,基本要求是向主要作战地点集中兵力。推动战争演变的不只是火药,还有欧洲从封建社会制度过渡为君主立宪制的民族国家时出现的新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第一代现代战争随着西欧社会的形成而逐渐形成,并伴随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中大规模军队的运用而达到顶峰。

如同第一代战争,第二代战争并非主要源于兵器性能的改进,而源于人类各活动领域的变化。尽管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基本成形于拿破仑战争的后期,但国家的征税权却是在滑铁卢战役和马恩河会战之间几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增强的。西欧和北美的快速工业化,工业社会的财富创造力和批量生产能力,使国家支持战争的能力空前提高。四通八达的铁路组成的运输系统和与之配套的电报网络,加强了国家控制与调动人数急剧膨胀的军队的能力。膛线滑膛枪、后膛炮、铁丝网、机关枪,以及间接火力的出现,使战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民众历经战争磨难却士气不减的爱国主义热情,也是第二代战争得以持续进行的重要因素。第二代战争的作战原则是集中火力,所谓“炮兵征服、步兵占领”的作战样式,使这一代战争达到巅峰。

海默斯认为,第三代战争表现为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动战。在分析第二代战争演变为第三代战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的变化后,他强调战争的发展是渐进的演变,而不是突然的革命。机动战作为第三代战争的主要形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迹可察,闪击战正式亮相之前,已经过数十年的孕育发展。在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机动战已经发展到极致,第三代战争也达到巅峰状态。

第四代战争几乎与第三代战争同时出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主

要军事行动结束后遇到的抵抗属于第四代战争，但第四代战争早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在海默斯的眼中，毛泽东是第四代战争的最早践行者，他不仅提出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并带领中国人民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第一次成功实践了第四代战争的思想。继毛泽东之后，越南的胡志明和武元甲也通过第四代战争打败了强大的外国军队。拉丁美洲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中东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基地组织等都在不同程度地运用第四代战争。

海默斯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几乎赢得了所有第一和第二代战争，现在也有足够的力量轻松赢得任何第三代战争。但是，美国已经不仅一次面对第四代战争，例如在越南、黎巴嫩和索马里，却没有一次能够赢得胜利。

在对第四代战争的特点进行分析时，海默斯提出第四代战争是长期战争，而不是所谓高技术、高强度、干脆利索的短暂战争。中国共产党人打了27年，越南人打了3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打了18年，巴勒斯坦人从1967年一直打到今天，而阿富汗人先用了10年的时间打败前苏联的军队，随后为了夺取政权一直打到现在。因此，第四代战争将以10年，而不是以月或年作为计算单位。迄今为止，只有运用第四代战争的人打败过超级大国，越南人打败过美国，阿富汗人也打败过前苏联。美国当前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世界各地的反恐战争也属于第四代战争，孰胜孰负尚难见分晓。

海默斯批评了美军对未来战争的构想和据此进行的战争准备。他认为这些准备没有明确敌人和潜在敌人，没有正确预测威胁的形式，更没有做出有针对性的军队发展规划。他提出要是在分析威胁和敌人的基础上改编部队，全面改革军队的人事制度，绝不能把高技术作为赢得胜利的保证。同时，要把军队的灵敏反应能力、灵活应对能力和军事机构本身的适应能力作为应对第四代战争的法宝。

《弹弓与石子——论21世纪的战争》一书于2004年9月由美国齐尼思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得到美国军事理论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安东尼·津尼认为该书作者“以历史

和当前的事件为基础,说明了我们正在进行并将继续进行的残酷、漫长和多样的战争。这种战争与美国国防部计划进行的短暂、干净利索的高技术战争截然不同。他立足于研究如何赢得战争而不是仅仅赢得战斗,而理解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取得胜利的第一步。”

我们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出发点,是为了展示一个预测战争演进方向的新思路,一个思考信息与网络时代取胜之道的新视角,一个牧童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新途径。

姚云竹

2009年10月

导 言

1975年6月,在越南南方失陷仅仅一个月以后,我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当我到初级指挥学校报到时,那场影响了我中学和大学生涯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尽管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基础训练课程仍旧强调反叛乱作战的战术,但是很明显,举国上下都已经厌倦了反叛乱这一套,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马丁·宾肯和杰弗里·雷科德于1976年发表了《海军陆战队向何处去》一文,文中不仅否定了反叛乱部队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对海军陆战队本身存在之必要提出了质疑。事实上,整个美军正迅速开拔奔赴欧洲,准备与苏军作战。

在我服役的最初几年里,海军陆战队将作战重点从零散的小型战争转向打一场大规模常规冲突。不过,尽管重点明显放在欧洲,越战失利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美军部队。率部参加越战的大多数陆战队连级指挥官和所有校、将级军官都深受越战经历的影响。所有人都因战败而沮丧,很多人力求找出失败的原因。我本人也试图弄明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竟会败在只有区区2200万人口、经济实力几乎为零的一个弱小国家的手下。在近200年间,美国从未输过一场战争,直到越战为止。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开始研究现在人们所说的第四代战争。如同许多同代职业军人一样,我试图去理解一种似乎改变了所有规则的战争。在越南,拥有压倒性财富、军力和技术的一方遭受了确实无疑的失败。我们赢得了战斗,却输掉了战争。人们不禁诧异:对于一切传统的战争观念而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我军生涯的最初10年中,很难查阅到有关叛乱的资料。美国武装力量正准备与苏军在欧洲交战,而海军陆战队正在努力掌握机动战的概念。关于大规模战争的材料为数不少,而涉及小规模战争的信息只能在旧书店里找到。

1986年,我有幸得到了梅尔尚战略研究中心提供的奖学金,得以在1986~1987学年中专门从事叛乱理论研究。这一年使我有机会第一次深入研究这种新的战争形式的早期践行者。毛泽东、胡志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爱尔兰共和军,以及巴勒斯坦人影响了我的未来战争观。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篇论文,其中阐明了笔者关于叛乱和民主国家如何应对叛乱的观点。我将论文浓缩

成一篇题为《叛乱：被遗忘的威胁》的文章，发表在1988年3月的《海军陆战队公报》上。

从1987年到1990年，我对叛乱稍稍有了点实践体验。这几年，我在世界各地训练叛乱分子。时值冷战的尾声，美国仍旧对若干叛乱的结果抱有兴趣。这段任职中最有趣的经历是，我有机会与那些叛乱分子进行交谈。我所见过的人给我留下了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们不顾力量悬殊而坚持斗争的义无反顾的决心。死亡吓不倒他们。他们各自均在与军事实力数倍于自己的政府军作战。他们明知力量悬殊，却从不退缩。他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相信这种信仰的力量足以击溃政府军。他们为之奋斗的信念对于其坚持抵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他们正是依靠这种信念所产生的政治力量来抵消政府军的压倒性军事力量。与这些人共事期间，我意识到上述事实对美国人应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有了一种信念，美国革命才能在漫长的七年战争中保持了生命力。

其次，是他们在克服困难时表现出的卓越的独创性。无论面对的是战术、后勤、学说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角度往往是受过西方训练的军人想也想不到的。我发现叛乱分子不为常规力量所动。他们尊重常规力量，但设法迂回避开常规力量，且总是能成功地找到迂回的路线。他们经常运用政府军从未学习和运用过的战术技术。虽经交战多年，他们的足智多谋和坚定斗志仍不断令政府军瞠目。叛乱分子生动地证明了为什么人类会占据食物链的上端。我们人类是迄今为止进化出的最具创造性、最反复无常、最忠实、最具侵略性、最坚定的生命形态。任何民族若自认为天生比别的民族更优越，便是在给自己招灾惹祸。

这几年与叛乱分子的互动实践，有力验证了我在梅尔尚战略研究中心研究期间的许多心得。这段经历还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信，对美国利益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正规部队，而是来自非正规部队。常规意义上的敌人暴露在我们的军事力量面前，而叛乱分子却有办法回避之。危险就在于：我们沿袭常规思路，谋求对某战场的主导权，却牺牲了为在其他战场作战的准备。

此次任务结束以后，我被派往海军陆战队指挥参谋学院。在我抵达之际，萨达姆·侯赛因出兵入侵了科威特。部署在欧洲平原与苏军对峙的美军非常适合于在沙漠中打一场高强度战争。美军打击伊拉克军队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加深了美军对高科技武器的信赖。数以千计的图片剪辑显示了精确制导武器射入目标物门窗的画面，从而佐证了多年武器研发的正确性。那场战争中被谈

论的最多的“经验”是：如果你拥有合适的高科技装备，就可能取得战场主导权。美军一面在大肆宣扬海湾战争的胜利经验，一面在费力地应付着战后的大规模裁军，根本无暇顾及非常规战争。遗憾的是，对美军而言，非常规战争并未消失。

于是我第二次经历了第四代战争。1992年1月，我随驻索马里的陆战队部署到该国首都摩加迪沙。经过3年训练叛乱人员并向叛乱人员学习，使我有机会从政府军的角度对叛乱进行观察。1993年1~5月间，我驻扎在索马里，由美军指挥的盟国部队成功地给这个种族极度分裂的国家带去了些许治安。索马里的种族分裂十分严重，而且可悲的是，这种支离破碎打上了近亲仇敌间发生冲突的野蛮标志。冲突中的两大军阀，即艾迪德和阿里·迈赫迪，并非来自不同部落或不同氏族，他们是同一氏族的的不同亚氏族成员。尽管血缘相近，他们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发誓要摧毁摩加迪沙，将首都置于自己掌控之下。索马里社会实质上已陷入混乱。

索马里军事行动显示了此类冲突固有的复杂性，以及用来控制此类冲突的技术的复杂程度。在最初5个月中，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牢牢控制了个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实施统一指挥，使得政治、军事和人道主义组织能够密切合作，并充分理解其所介入的冲突的性质。在安全方面，通过广泛使用人工情报源以及积极实施24小时饱和巡逻，我们取得了对摩加迪沙的控制。这些战术用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他们像“巡警”那样设法去熟悉巡逻的地区。他们了解哪些人应该、哪些人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他们的无时不在使得摩加迪沙及边远城市的街道恢复了表面的正常。

遗憾的是，恰如大多数人所预测的那样，当联合国部队接管之后，积极巡逻及与当地人民保持经常接触这一美军成功的法宝，不再是行动准则。联合国部队退守军营，指望依靠优势常规军力防范部落叛乱分子的袭击，而任由营地以外的地盘落到索马里人的手中。其结果不可避免：失败和撤军。联合国部队撤走以后，索马里的冲突一直延续至今。索马里成为佐证第四代战争之旷日持久性的另一个范例。

结束了索马里任职之后，我进入加拿大国防学院接受深造。这是一次令我眼界大开的经历。由于加拿大军队规模不大，国防学院侧重研究国际社会与加拿大社会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推动着这两个社会的运作？它们各自又如何能得到良性影响？对于“军事”学院来说，这些课程或许显得很奇怪。但是仅拥有3,000万人口的加拿大在许多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的事实，却高度肯定

了这一战略方针。纯粹的军事课程不足总课时的1/10,因此我所接受的教育远比一般美国军事学院所提供的要宽泛。加拿大国防学院还要求学员自选课题,从事为期一年的研究,并给予大块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

在大量查阅书籍资料和专业研讨之后,我深信另一代战争正在演变发展之中。而且,我认为我们事实上能够跟踪这一演变过程。我在加拿大的一年中,美军在摩加迪沙遭受了伏击,而且很明显,美国正在撤离索马里。又一次,一支弱小的军队运用第四代战争打败了军力强大得多的常规部队。随着在加拿大国防学院不断深造,我拓宽了原先在梅尔尚战略中心从事的研究,将有关第四代战争的思考形成必修课的论文。后来,我将论文加以浓缩,发表在1994年9月的《海军陆战队公报》上,标题是《战争的演变:进入第四代战争》。这篇论文及随后的文章奠定了本书的基本命题:战争逐代发生演变。而且这是真正的演变。我们今天探讨防务问题时如此引人注目的“军事革命”^①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倒不如说是务实人士为解决当前的战术和作战问题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些解决方案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演变为我们用如此含糊的语言讨论着的“革命性”技术。更深一步的调研表明,每一代战争的演变,都要求运用这种战争的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结构等方面率先发生演变。战争的演变是与社会的演变同步发生的。

过去10年间,我不断地阅读有关资料,研究战争演变。世界范围的冲突似乎证实了战争确实在演变。可惜,尽管有些冲突含有对美国的直接攻击,我们的国防部门却宁愿视而不见。我们更喜欢聚焦美军对伊作战取得的战术胜利,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高科技武器研制成果。我们没有心思去管那些在世界各地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人力密集型、低科技的冲突。相对而言,高谈阔论未来与“势均力敌对手”之间的高科技冲突,要轻松愉快得多。

后来,这些低科技冲突从海外转移到美国心脏地带。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在2001年9月11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第四代战争带来的震撼。那天上午,我正在出席美国海军陆战队生化打击反应部队的参谋会议。8点45分,情况简介刚刚开始没多久,一位陆战队情报部门人员走了进来,通知我们CNN正在播放世贸中心遭受飞机撞击的新闻。我们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电视实况转播的戏剧性事件上面。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生化打击反应部队在8月份刚刚与纽约市消防部门实施过一次大规模演习,其间还探讨了消防部门在1993年发

^① “军事革命”原文为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亦可译为“军事事务革命”。-译注

生的世贸中心受袭事件中所采取的应对行动。我们清楚,我们的许多朋友要再一次应对危机了。

在监视事态发展的同时,我们通知生化打击反应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这支部队组建于1996年,专门负责在受到生化武器打击时支援首批反应部队。此后,这支部队拓宽了作战能力,可以在发生化学、生物、辐射、核子及高当量爆炸武器打击时提供支援。

21分钟后,第二架飞机击中世贸中心。全世界都清楚,这是一场恐怖袭击。在第三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的几分钟内,上午9点45分,生化打击反应部队下辖的快速反应部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一声令下。事实上,那道命令从未下达。第三架飞机对五角大楼的攻击使人们担心上述袭击可能只是更大规模袭击的一部分。很快人们就看到,纽约市显然已设法获得了所有必要的支援。生化打击反应部队被正确地留作预备队,以应对在首都地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这一回,生化打击反应部队没有用得上。

不到一个月之后,因寄到国会山的炭疽菌信件,恐怖主义再度窜上报刊头版。虽然生化打击反应部队的专业是营救受污染环境中的受害者,然而这支部队在受污染环境中的行动能力,导致其被派往国会山协助实施清理工作。起初,我们协助在各个办公楼进行生物取样,然后从P街邮政局清除了12吨污染邮件,最后把达施勒参议员的办公室清空,只剩下光秃秃的四壁、天花板和地板,以便实施最后去污。我们身穿防化服,头戴空气净化防护面罩,穿行于一个个议会办公室,其中包括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办公室。此情此景超乎现实,而且发人深省。“9·11”袭击带来的最初震撼,以及随后为恢复国会山正常秩序而做的广泛努力,促使我反思: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26年时间里,战争是如何变化的?为什么说“9·11”袭击不应是一场突袭?

我比以往更加坚信,我们不仅面对着不同类型的敌人,而且面对着类型截然不同的战争。第四代战争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演变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今天面对的以及明天将要面对的正是这种战争。我们不需要依靠“幻象”或大师去预卜未来。通过研究刚刚发生的过去,我们就能清楚地瞥见未来的国防需求。我们可以追溯从毛泽东到今天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车臣的事件之间的一种合乎逻辑、连贯清晰的演变。这种研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未来的情景,并相应地建设我们的部队。

这便是我撰写本书的意图。我寻求将25余年潜心研究战争演变的成果加

以归纳概括。本书是战争践行者而非学术研究者的著作，旨在帮助同在践行的战友们认识我们当今面临的威胁以及正在演变中的威胁。在这层认识的基础上，笔者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如何与我军实际面对的低科技、高度人性化的对手作战，而不是一味准备着打击国防部及其工业界同僚所想象的高科技、装备密集型的敌人。尽管我希望这本书写得层次分明，条理清晰，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读者，我的思路几经迂回，才达到了我想到达的这一点。本书无意成为论述第四代战争的权威性指南：因为第四代战争如同前几代战争一样仍在不断演变。本书仅仅旨在帮助读者理解，战争如何从短暂而决定性的闪电战，演变成今天长达数十年的搏斗。

最后提醒一句：第四代战争历经 70 年有余，已近于成熟。虽然我们刚刚开始认清第四代战争，历史却告诉我们，第五代战争演变的序幕已经拉开。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四代战争	(1)
第二章 第一、第二代现代战争	(12)
第三章 过渡到第三代战争	(17)
第四章 社会的变化	(24)
第五章 毛泽东与第四代战争的诞生	(33)
第六章 越南人的修改	(41)
第七章 桑地诺主义者的改进	(56)
第八章 巴勒斯坦人第一次起义:平民对付军队	(66)
第九章 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	(82)
第十章 基地组织:跨国敌人	(97)
第十一章 阿富汗:部落网	(115)
第十二章 伊拉克:高技术战争对第四代战争	(129)
第十三章 技术:并非灵丹妙药	(143)
第十四章 第四代战争的特点	(155)
第十五章 何去何从	(168)
第十六章 评价威胁	(184)
第十七章 未来在于灵活应变	(204)

四代战争

2003年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伊拉克境内的主要战事已经结束。当大多数美国人为之欢欣鼓舞时,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宣布只意味着战争容易对付的一部分已经结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和平并没有降临,美军并没有回国。事实上,伊拉克人在狠狠地反击。美国人民每天从报纸上获悉的并不是和平,而是又一名美国士兵被杀害,一枚汽车炸弹炸死了数十人,平民遭暗杀,以及伊拉克动乱不安等等。

人们感到困惑和愤怒。他们感觉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蒙受人员伤亡。伊拉克人应该接受民主,美国军队应该班师回国。某些权威人士将这些袭击描绘成意料之外的事件和新的抵抗形式。相反,另一些人则严辞责备政府未能做好应对这种程度的混乱和抵抗的准备。

到了8月下旬,一系列炸弹袭击了警察学校毕业仪式、约旦大使馆,以及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什叶派领袖穆罕默德·贝克尔·哈基姆(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导人)被炸身亡,巴格达警察局局长遭刺杀未遂。有人指出,这一切肯定是一场精心配合的战役,目的是将美国和联合国赶出伊拉克。

作为反驳,亲政府的新闻评论人士认为,抵抗出人意料,属于新生问题,不过我们正在进行调整。就在撰写本书之际(2004年3月),因若干城市中的大规模抵抗而军心动摇的联军部队正在努力提供治安,而政治家们则在努力设定将权力从联军临时当局移交给某种形式的伊拉克政府的有关条件。事实是战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进入了第四代战争。

第四代战争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网络,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军事的网络,迫使敌方政治决策者们相信其战略目标要么无法实现,要么对于所期待的利益显得代价过高。第四代战争是叛乱的一种演变形态。第四代战争仍然根植于一个基本格言,即处于优势的政治意志一旦被合理运用,就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它利用社会的网络开展斗争。与前几代战争不同,它并非试图通过摧毁敌人军事力量来赢得胜利,而是运用社会网络,